

# 月至中秋难忘“月儿”

◎赵公友

秋声催果香，清风寄遥思。进入农历八月，转眼便是充满诗意与温情的中秋佳节了。

中秋节的月饼，不仅是走亲访友的伴手礼，也是家庭团聚、把酒赏月、团圆饭上最有记忆的美味。在老潍县，团圆饭的餐桌上与其他地方不同的是，除了月饼，还有一道如生日蛋糕的面食——“月儿”。

“月儿”是老潍县人过中秋节专有的民间习俗，那就是制“月儿”。蒸“月儿”，念“月儿”，送“月儿”，吃“月儿”的活动。这个“月儿”不是月饼，是一种含有几多美好寓意的面食，不仅造型美观，还是中秋节姥姥送给外甥们的特殊礼物。

每到中秋节前几天，母亲一个人便忙活起来。先是把当年麦收时留出的饱满的新麦子，用井水在大盆里用心淘洗几遍，摊薄在一张大苇席上，经过一两天的暴晒，一直干透到嘎嘣脆，抓起一把闻一闻，带有阳光味道的麦香，直浸心脾。晒好的麦子，很快就送到村里的机器磨坊里加工成面粉，这面粉便是制“月儿”的主要材料。

发面自然是母亲最拿手的，发酵的面要揉得软硬适中，富有弹性还要易于擀面杖擀时成型。接下来便是洗枣煮枣。枣是去年自家枣树预留的熟透饱满的大红枣，为了让干枣软糯可口，母亲会煮一煮。一切准备就绪，下一步就是制“月儿”了。制“月儿”是个精细的活儿。两层圆饼中间密布煮熟的红枣，均匀排列，枣蒂的那头一律向外，与面饼外沿对齐，最上一层面饼一般略薄一些。母亲用竹篾方形的一头一点一点压出花纹，一个“月儿”的雏形就完成了。煮熟后直径20至30厘米，厚3至5厘米。

母亲还有个绝活儿，那就是给“月儿”制作“云肩”。所谓的“云肩”，

起源可追溯至秦朝的披帛和帔子，明清时期发展至鼎盛，后演变为彩锦绣制的装饰物，其纹样如云霞彩虹，故得名。用在“月儿”上，增添灵动美感。在“月儿”最上面的一层较薄的面饼上，用竹片压出祥云、花朵或孩子喜欢的生肖等，中心再放置五颗象征生活红火甜蜜的大红枣点缀，整个“月儿”面上，就呈现出一幅活灵活现、栩栩如生“面雕”，不亚于一件精美的艺术品。

入锅蒸“月儿”点火之前，母亲把“月儿”放进锅内的算子上，加入足够的水，盖上锅盖，先要“醒”上那么一段时间。看到“月儿”有发起的迹象时，便要点火开蒸了。在风箱的鼓噪下，火苗起起落落，炊烟伴着蒸汽，夹杂着“月儿”香，弥漫了整个空间。那时的我，一直蹲在锅前，不顾烟呛，不时轻嗅一口枣香混着新麦的面香，凭空品尝着“月儿”的味道。

中秋节前，最忙的要数走亲访友了。老潍县人除了酒、茶、月饼等礼品外，还有一样重要的东西，就是姥姥给外甥送“月儿”。“月儿”白枣红，图案精美的“月儿”里，有姥姥对外甥的祝福，有平安的祝愿。我小的时候，总盼着中秋节前姥姥送来的那个“月儿”。在孩子们的心里，“月儿”是美好的等待，也是姥姥深深的爱。

中秋节那天念“月儿”是过节最重要的活动。薄暮日落，夜幕降临，静谧的夜晚悄然而至。玉兔东升，月光如水，浪漫不息，时间的流转与生命的更迭，谱写着岁月的交响。

随着月上树梢，寂静的村庄沸腾了。哥哥姐姐领着我们，每人用柳编的筐，高粱杆扎的垫子等，端着“月儿”，从院子里鱼贯而出，走在月影婆娑的街巷胡同里，口里念诵着“念月来念月来，一斗麦子一个来；念糕来念糕来，一斗麦子一筒（木

桶）来。”不时遇上念“月儿”的伙伴，自觉地加入队伍，在虔诚的念诵声里，排成一条长龙，走街串巷。此起彼伏的念“月儿”声，荡漾在村子上空，欢乐祥和的气氛，感染着每一个人。

念“月儿”中，有丰收的喜悦，有对未来的祝福，有对生活美满的企盼。这一风俗，具体起源无明确文字记载，据说与“嫦娥奔月”的神话及寒浞代夏的历史事件相关。传说寒浞作为东夷伯明氏领袖（今潍坊寒亭人），取代后羿政权后，将嫦娥纳入后宫，并迁都至潍坊寒亭区。广泛流传在这一地区的神话故事，终成为老潍县念“月儿”习俗的文化源头。

吃“月儿”，中秋团圆饭后，除了食用月饼，老潍县人还把透着新麦面香与枣香的“月儿”像切蛋糕一样分给家人。手里捧着白白胖胖的“月儿”，看着诱人的红彤彤的枣，吃“月儿”赏月，别有一番风味。在新麦的面香合着红枣的甜香里，在家人其乐融融的氛围里，“月儿”终于完成了自己的使命。

如今，制“月儿”送“月儿”的习俗仍在，而念“月儿”这一古老的习俗已经逐渐消失了。政府对非遗文化的重视，使老潍县“月儿”获得了新生。2024年12月19日，老潍县念月习俗，被列入《山东省第六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扩展项目名录》。

一块“月儿”，一轮月。老潍县的中秋记忆，便在这面香与月光中，代代相传，温暖如初。

## 秋霖携我赴亲约

◎凝雪

挂了电话，我才想起，今天妹妹恰好休息，应该早已去母亲家，或许正忙着张罗食材，为这顿团圆饭精心筹备。我换好衣服，带着满心的期待，到超市挑选母亲爱吃的食品。然而，命运似乎总爱给这场团聚增添些波折，没走多远，雨便倾盆而下。猝不及防的风雨，打得我措手不及。其实，离母亲家并不算远，骑电动车不过两刻钟的路程。我心里闪过一丝犹豫，如果此刻放弃回家的念头，或许能避免被雨水淋得狼狈不堪。但一想到母亲和妹妹正盼着我回去，那期待的眼神仿佛就在

眼前，我的脚步便坚定起来。我毅然决然地跨上电动车，冲进了雨幕之中。雨，发了疯似的泼洒，仿佛要割断我执意回家的欲望；风，从四面八方呼啸而来，如猛兽一般，疯狂地侵袭着全身湿漉漉的我。平时短暂的路程，此时变得无比漫长。

尽管被风雨无情地肆虐，脸上的冰冷却丝毫浇不灭内心对家的狂热。母亲的期盼，就像入秋的暖光，穿透了风雨的阴霾，照亮着我脚下的路。

终于，在风雨的洗礼中，我回到

了母亲家。推开门，母亲和妹妹的笑容如盛开的鲜花，瞬间驱散了我身上的寒意。那一刻，所有的疲惫和狼狈都烟消云散，只剩下满满的幸福和感动。

中秋将至，窗外的秋雨依旧淅淅沥沥地下着，玻璃上沾满的雨滴汇集成了一条条线，多像我回家的路啊！一滴雨倾斜过来，对准了我的眼睛，瞬间叩响了那一抹平静的时光。我知道，无论风雨如何肆虐，母亲的期盼永远是我心中最温暖的港湾，而秋霖，也将一如既往地携我奔赴这场与亲人的约定。

泻而下，然后，顺着街道，一路流淌而去。

偶或，会有大群的鸟儿，从林中哗然飞起，飞向远处，消失在月光里。这些群飞的鸟儿，是中秋夜里一道亮丽的风景，仿佛它们不是鸟儿，而是月光的灵魂羽化而成。月光下，飞翔的群鸟，就是月神翩翩起舞的裙裾，翩跹、飘逸，婉约之至。

“月出惊飞鸟”，也只有亲眼目睹，你才能更为真切地感受到它的惊艳之美。

中秋之夜，我从街东头，走到街西头；我在伫立中赏月，我在行走中赏月。月亮，是这个夜晚，最美的风景，赏月的过程中，我也成为了月下的一道风景。

手背。我缩回手从锅台前退开，看母亲从锅里铲出两个装在花盘子里，摆在了堂屋的八仙桌上。再铲出两个放在枣木托盘里，递到我手里，我端给正在炕上唱小戏的爷爷。母亲又从锅里铲出四个，打发我送给村东头的大爷。等我又一溜小跑跑回家，大敞的锅里已空空的，黑黝黝的锅肚脐还泛着油光。明明那股香那甜甜，都还在灶堂里绕着我鼻子里钻，月饼怎么就不见了？我盼了整整一年，黏在母亲腿边被绊来绊去了大半天！

八月十五，好不容易等到天上的月亮一寸一寸爬上树梢，跳上中天，母亲终于舍得端出了我家的月。父亲跟前先放一个，然后我们兄弟姊妹一人分了一个。圆圆的桌子，每人面前一个圆月的月饼，天上还有一个圆圆的发着光的大月饼。月是一样的月，圆是一样的圆。

## 浞河月色浓

◎于康健

很久没去浞河了，在一个诗意朦胧的月圆之夜，我从通亭街浞河桥徒步南下，沐浴着浓浓的月色，赏析着大自然赋予的流动诗篇，品读着千年古国深沉的文化底蕴，感受着天人合一的匠心之美。

漫步通幽曲径，郁郁葱葱的绿色，禁不住惊诧江南的花木在北国已喧宾夺主；俯仰木栏石阶，不由得陶醉，曾经的乡间小溪早已豁然开朗，碧波荡漾；静静的河面凫飞鱼跃，铺满了一池金光闪闪；两岸干净如洗的杨柳，依旧婀娜多姿，林间归巢的小鸟还在窃窃私语。我置身于月光清透的浞河岸边，萌动的诗情开始油然而发……

家乡月色浓，嫦娥回家时。虽不是杨柳含羞的三月，也不是蛙鸣虫啾的夏日，当一轮满月豁然登临

了星空，整个夜晚成了月光恣意洒脱的舞台。那优雅素净的装束，浑然天成的神采，却正在演绎着一个无眠的浪漫中秋。当她的双脚踮踮在年画的故乡，当一池碧水荡然入怀，久别的游子悄然挑动了夜幕，这一幕幕天上人间，也不由得顾盼流连了。是谁用巧夺天工的神笔，描绘古城别致的风景？是谁偷来造化的神斧，敢把寒亭变成了天庭？古老的浞河，她曾经流纱洗衣的清清小溪，宛若一个婀娜多姿的画乡少女，正披着悠悠月色扶风摇曳。

该回家了，皎洁的明月，悄然跟在我的身后，透过树影，陪着我一路小跑；站在桥头，再看那一轮明月，正把浸满微笑的金子一股脑儿洒向了波光粼粼的浞河。

## 月光轻轻地吟唱

◎清云

清秋浅醉桂花酒，佳节又中秋。一段旧年的记忆，一个小小的插曲，从故乡的明月上洒下来，在中秋之夜轻轻地吟唱。

中秋正值农村秋忙，全家总动员，我和弟弟被安排到地里摘棉花。棉花开了好多，像数不清的白蘑菇，像天上变幻的云朵，可我无兴趣继续欣赏，想到晚上丰盛的团圆饭，想象父母夸赞我的笑脸，便赶紧装备好开始采摘。这是我 longest 的农活，不用很多力气，只需手指对准四个棉瓣巧妙地捏出长长的絮，放进腰间的口袋里。我动作连贯利落，但是遇到开口略小或棉朵不饱满，不规则的就费劲些，棉壳上的小尖尖时不时把指甲周围的皮肤刺破。

腰间的袋子满了，倒进地头的袋子里，来来回回很多趟，一亩地收了两大袋棉花。天色渐渐暗下去，月亮慢慢升起来，我们收工了。看着满满的收获，想着月饼的香甜，我瞬间忘了腰酸背痛，也忽略了指甲周围密密麻麻的“倒立刺”。

两袋子棉花捆在后座上，弟弟坐在横梁上，刚学会自行车的我踩着曲柄轴一蹬一跳，一蹬一蹿，迅速把蹬地的脚踏起来从弟弟身后，仅有一点空隙跨过车架，踩上另一只脚踏。啊！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，脑海中浮现出月夜的美食和父

母的笑脸。弟弟的脑袋不时挡我的视线，我像个醉酒的司机，歪歪斜斜，一路飞奔。月亮挂在眼前，又大又圆。村口的桥头有个坡，我正铆足劲往上冲时，对面来了一辆三轮车，车斗里堆着高高的玉米秸，晃晃悠悠占满了道路。我想赶紧下车却下不来，想急刹车又不敢，只能由着车子继续向前冲，结果人仰马翻了。我从地上爬起来的时候看见车子横躺在地，棉花袋子还结结实实捆在车座上，却没看见弟弟，赶紧悠悠占满了道路。我想赶紧下车却下不来，想急刹车又不敢，只能由着车子继续向前冲，结果人仰马翻了。我记不得大门梁子上挂着马灯，父母正忙着卸庄稼。一到家弟弟就开始嚎啕大哭。这才发现，弟弟的下嘴唇几乎被石头磕透了，满嘴是血。弟弟哭着哭着睡着了，第二天，秋收依旧紧锣密鼓地进行着，老人孩子依旧活跃在秋忙的战斗线上。

## 村口望月

◎钟读花

的蛋糕的味道。此时，月亮也像一团蛋糕，慢慢地探出了它的半张脸面。那半张脸面，橘红、橘黄、银白，混杂在一起，它正在经历一个蜕变的过程——由复杂，到单纯。

此时，庄稼地上，流光溢彩，生发出一种哗然的惊喜。月亮，终于跳出庄稼地，越升越高。升高的过程，月团变小，变白，变亮，满坡的庄稼地，遍洒银色的月辉。莹莹的光，在庄稼地上滚涌、跳跃、浮动，暗绿的底色，被月光生生地逼出一种莹目的皎洁，而且还是一种带着勃勃生机的皎洁。

回首，看看街道，已经完全被照亮了，成为了一条月光的河流。静中涌动，月光，仿佛在流淌，在泛滥，在

吟唱，在呼啸……

站立村口的人，开始回身，行走在街道上，沐浴在月光中。步履缓缓，不时回首，缓缓，是一份享受，享受中秋月下的这一份美好；回首，是一份期盼，是对月亮的一种对答，默然心许，心照自明。

明亮的月光下，地面洒下斑驳细碎的光影。黑与白相映衬，大白之下，丝丝片片的黑，给这个夜晚，平添一份幽微的情趣。走到村西头，视野迅即被西岭的景象吸引了。仰视西岭，弥目皆是月辉。高高的西岭，给人一种特别的夜的雄浑。

地势西高东低，凝视之，感觉那月光，仿佛在倾泻，自西向东，一

## 每一个月圆

◎李玉莲

熟后，搓去紫红的衣。脱了衣的花生米像刚洗完澡的胖娃娃，光溜溜，白嫩嫩，香喷喷的。趁母亲不留意，飞快地从面板上抓了几粒，母亲朝我扬了扬手中的擀面杖，继续埋头在面板上用力，反复地擀，花生米碾成油汪汪的花生碎。用菜刀把花生碎收在大汤碗里，从糖罐里挖几大勺白糖，加一小把冰糖，混在一起拌匀。如果能加一小捏黑芝麻，那就给碗里的馅料点了睛，星星点点的黑点亮了那个粗瓷大碗。等母亲再把早就晒好的青萝卜、红萝卜、胡萝卜丝撒进去，便盛开了满碗的花红柳绿。

母亲把五彩缤纷的馅料包进擀好的薄饼里，便把小包子摞在月饼模子里。木模子圆圆的，像家里过年用的细瓷碗口那么大，还有一个可以手握的把手。模子底下大大的双

喜字浑圆敦厚，周围还绕了一圈小鱼样的飞纹。我把被母亲摞在模里的小包子摊开，推满模子的边边角角，模子便滚出一个平平的圆月亮。月亮里没有嫦娥，吴刚，也没有桂树、玉兔，可我家的月亮上有双喜字，有小飞鱼，那是我们老百姓最朴素的祝愿——“喜庆有余”。被母亲摞在模子里的月亮，满满的，圆圆的，都是寻常的烟火气。

等母亲在锅底，把薄薄的圆月烙成鼓鼓的满月，月亮便有了香气和温度。慢火烙出的细碎绵密的蜜色小花开在双喜字上，开在小飞鱼上，双喜字小飞鱼乐得咧开了小口子。小麦的清香，花生的浓香，白糖冰糖的甜香，萝卜丝的涩香，都混在烘焙后的脆香里。我试探着朝锅里伸出了手，母亲飞快地拍了下我的